

WANG BIN BIN CHEN FU LU

王彬彬 著

王彬彬沉浮录





锡剧著名演员王彬彬

序

阿 甲

锡剧彬彬腔，
悠悠流湘江，
辞情咬字正，
声情意味长，
低徊流水细，
高亢云飞扬。
行在花甲外，
粉墨不下场，
家学教幼子，
青在蓝中藏，
怀艺当传众，
到处彬彬腔。

引 言

鸟儿是世界万物中最爱唱歌的精灵，其中以黄莺的鸣歌声最为动听。它栖息于繁茂的丛林原野中，高翔在碧澄的蓝天白云间。太湖流域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，湖面波光粼粼，满眼鱼帆点点；风景旖旎秀丽，遍地绿树浓荫。在这块堪称“天堂”的江南水乡的沃土上，不仅孕育了委婉幽雅的锡剧艺术，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比鸟儿唱得更动听的锡剧演员。

太湖明珠——锡剧源于江南水乡，江南人民爱看锡剧。在广大观众中间，无锡市锡剧团的著名演员王彬彬，一直以别具风格的唱腔受到一致好评——每当他登上戏台演唱时，使你听起来运气足、音量好、吐字明、旋律强，嗓音洪亮，字正腔圆、甜美清激，声情并茂；每唱一句便有一个尾音，显得腔中有腔，韵味人口，可谓我国民族传统演唱艺术中的一枝瑰丽奇葩，人们赞之为“彬彬腔”。长期以来，他到哪里演出，哪里就出现了争相观看的热闹景象，如同欢度节日一般。前个时期，他还被广大群众投票评为江苏省“文体十大著名人物”之一，并成为全国“金唱片奖”获得者。

王彬彬能具有那样一种深受观众欢迎的好唱腔、好嗓子，决不是偶然得来，这是跟他自幼勤学苦练、精心琢磨分不开的。解放前那艰难曲折的生活境遇，解放后那几经坎坷的人生道路，迫使他非这样做不可……

目 录

序.....	阿甲(1)
引言.....	(1)
一 牛郎牛丫生牛娃.....	(1)
二 家破人亡留独苗.....	(6)
三 无奈学艺求生存.....	(11)
四 勤学苦练拜名师.....	(16)
五 唱罢堂会遭绑架.....	(21)
六 横遭暗算险丧身.....	(26)
七 侮辱人格欲毁誉.....	(30)
八 苦尽甘来迈新步.....	(35)
九 独辟蹊径苦追求.....	(39)
十 终生难忘幸福时.....	(43)
十一 历尽浩劫遇磨难.....	(48)
十二 人遭灾祸唱腔禁.....	(52)
十三 妻离子散隔江望.....	(55)
十四 重操父业去放牛.....	(60)
十五 扫除妖魔获新生.....	(65)

十六	子遂父愿初登台·····	(70)
十七	急起直追苦练功·····	(75)
十八	父子同台饰方卿·····	(78)
十九	振兴锡剧攀高峰·····	(83)
二十	身体力行教子严·····	(88)
二十一	不孚众望花常红·····	(91)
二十二	壮心不已腔更美·····	(95)
后 记	·····	(99)

一 牛郎牛丫生牛娃

王彬彬祖辈本姓窦，老家原在苏北兴化县窦家桥农村，靠租种地主薄田为生。他祖父有兄弟三人，排行老二，故取名窦小二。为了能活命，利用农闲他们都干些手艺活计，老大当木工，老二和老三做泥瓦匠。后因当地惨遭灾荒，他祖父携妻带儿外出逃难到江南，来到江苏金坛县现在的西阳乡农村落脚。

由于生活极端贫困，祖父患上“红眼”无钱医治，结果变成了瞎子，只活到 30 多岁就死了。祖母出于生活所迫，只得忍痛抛下独生儿子，弃儿改嫁。

王彬彬的父亲窦林宝，当时刚刚 3 岁就由三婶抚养，住在 3 间穿风漏雨的茅草棚里。自小饥寒交迫，他患上了严重的气喘病。长到 10 岁时，就去给地主放牛，整日衣不遮体，餐雨饮泪，横遭欺凌，尝尽辛酸。儿是娘的心头肉呵！已改嫁的娘有时躲开了世人的非议，偷偷前来看望，见到孩子那骨瘦如柴的可怜模样，母子便抱头痛哭一场，然后暗里给了一点接济。

窦林宝在放牛时，认识了一个也来放牛的女孩子饥毛头。

饥毛头家里是靠做豆腐为生的，有时还替人家磨面粉，家境也相当贫寒。做豆腐、磨面要起早摸黑推石磨，因而牛成了她一家活命的依靠。每天，她总要到河边的草滩上放牛，经常

遇到也去放牛的窦林宝。苦命人相逢，分外亲密。这样天长日久，两人情意相投。

这一带唱山歌颇为盛行。它如同明媚璀璨的江南山水，富于清新质朴的乡土风情，具有委婉细腻优美旋律，流传于村头田埂上，诵唱在人民群众中。仇毛头自小嗓音响脆，常爱唱山歌，窦林宝也相随伴和。

有时，窦林宝在草滩上不见仇毛头到来，就随口唱了起来，

小小里横河隔开仔重重山，

小小里青山末一字儿排，

我骑在牛背上清清爽爽看见对过山坳里，

青竹园里有着她的小屋两三间。

炎夏大忙季节，仇毛头见窦林宝在烈日当空的田头干活，心疼至极，于是情不自禁地唱道：

六月里太阳刮辣辣里似火烧，

晒得情阿哥郎背皮焦。

天啊天啊，

你啥勿撑块乌云遮住郎的背，

小奴奴初一月半把香烧。

有时窦林宝特地从仇毛头家走过，见她在场头打麦脱粒时，也会以歌传情：

六月里太阳刮辣辣里热如火，

我看见你在场上打麦打得真罪过，

到哪里一日我能代替你来打，

你只要坐在树荫底下扎扎鞋底唱唱歌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俩相爱的事，终于被仇毛头的父母知

道了。父母见窦林宝家贫如洗，怕女儿将来跟着吃苦，极力反对这门亲事；可是见女儿态度坚决，又觉得这后生家心地淳朴忠厚，实在不忍心活活拆散他俩，最后也不再阻挠，只好听之任之。

有情人总成眷属！以后，他俩终于相依为命，结成了夫妻，靠租种地主的田度日。平时日子虽然过得非常艰难，但两人情投意合，相敬相爱，愿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

1921年阴历八月初一，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小彬彬呱呱落地，来到了人间。当时，这孩子虽给父母带来了短暂的欢乐，可是家境的贫穷，又使他俩心中感到无尽的悲哀。

小彬彬从四五岁懂事起，心中记得最清楚的事，就是因家里穷而常揭不开锅盖。别无他法，母亲只得背着他外出求乞讨饭，走遍四村八乡，咽下冷粥馊饭，饱尝风霜雨雪，受尽呵斥冷眼。更可恶的是游窜在村头场角的狼狗，总是“狗眼乌珠看人轻”，狂吠乱咬，甚至猛蹿狠扑到他的身上，撕裂了薄衣烂裤，咬破了身上的皮肉，吓得他哇哇哭叫。等到母亲用手中的树棍赶走了恶犬，他仍惧怕得边走边抽泣着，时而回头去看上几眼，又抚摸着疼痛的伤口，要抽泣上一阵子。可这样一天到头来，叩遍百家千户门，走尽野径村头路，常常遭到白眼，往往空腹饥肠回家。

有次三九严寒大雪天，小彬彬家里已断炊无粮。为着活命，母亲只好仍背着他去外村乞讨。然而财主家心狠手辣不肯施舍；穷老百姓又泥菩萨过江——自身难保，加上西北风冷如刀割，人们都关门闭户。这样眼看已时临傍晚，母子俩仍没吃到一口东西，母亲想尽快领孩子赶回家去，可是大雪封路，

三步一跌，难以行走。一阵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，她一不留神，“啊呀”叫了一声，竟然跌进了深深的沟渠里，爬都爬不起来。

“呵，难道今日要冻死在这雪地里么？”母亲哀叹了一声。

“妈妈，我冷……”

小彬彬冻得牙齿在格格作响。做娘的一听到这微弱的声音，想到背在自己背上的儿子，浑身不禁颤抖了一下。

“不，不能死在这里，我要活下去，为了这孩子，为了……”

也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劲，她托住了背上的孩子，拼命地挣扎着，终于爬出了沟渠，又向前跌跌撞撞地走去。到后来，她实在已走不动了，就干脆伏在雪地上艰难地爬着，爬着……

雪，继续铺天盖地地袭来，夜幕中的西北风刮得更加厉害，雪片上下狂飞，好似群魔乱舞一般。气温急剧下降，爬行在雪地上的母子俩，简直快要冻僵了，眼看离家还有一里多路，身上又是单衣薄裤，回去已无能为力，于是爬到了路旁的十祭庙门口，轻轻地叩响了一记。

此时，看庙的斋奶奶由于冷得坐立不住，正想上床去睡觉，听到敲门声，想如今天寒地冻下雪天，还有谁来敲门上香呢？一定是有什么要紧事来！就赶紧去开门。她仔细一看，门外躺着的母子俩，简直已滚缩成了个大雪团。

“斋奶奶……”

“哎呀，这不是林宝嫂么？快，快，快进来！”

斋奶奶说罢，连忙去搀扶起母子俩，走进了庙门。

“这么冷的天，唉，怎么好在外面走呵！”

斋奶奶一边帮着拍掉母子俩身上的雪，一边心疼地在唠叨着。

“奶奶，你——发发善心，让我们留宿一夜……”

“好，好。”

见母子俩还在瑟瑟发抖，斋奶奶随即回到房里，拿出自己的旧衣衫披到两人身上。又拉过小彬彬冻成胡萝卜似的手，轻轻地揉搓个不停。

“妈妈，我饿……”小彬彬哆嗦着小嘴唇说。

此时，斋奶奶猛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忙走到灶间，从饭锅内拿来一个还有点热气的山芋。

“吃吧，吃吧，孩子要饿坏了。”

小彬彬见到这山芋，顿时高兴得蹦跳起来。可他没有先伸手去接，只是暗暗地咽了口馋唾水，用征求的目光看望着母亲。

“快，快，吃吧！”斋奶奶在催促着。

此刻做娘的真是感恩万分，如同遇到了救命菩萨一样，眼眶中一下子噙满了滚滚的珠泪，连连说着：“谢谢奶奶！彬彬，快叩头谢谢……”

“谢谢好奶奶！”小彬彬跪下叩了个头。

“乖，乖，好孩子。”

小彬彬怯生生地接过了山芋，在香甜地大口吃着，渐渐地，脸上开始浮现起了甜甜的笑容，似乎已忘却了刚才在雪地中的苦难。……

二 家破人亡留独苗

小彬彬这个苦命的孩子，转眼已到上学的年龄了，看着别入家的孩子背上新书包去读书，可自己却没有这个福分，这怎么能不叫他心中难受呵！为此，他常常躲在墙角落里偷偷地哭泣。

这事给父亲发现了，也显得黯然神伤。后来，经父母再三商量，觉得宁可自己挨冻受饿，也要让孩子去上学！于是咬紧了牙关，送他去读了私塾。

这私塾里的汤先生教得非常认真严格，小彬彬也学得特别认真刻苦，不论是熟读《百家姓》，或者背诵《三字经》，当先生进行查考时，他都能对答如流，因而深得先生的赞赏。

在私塾里读书，要给先生“供饭”——即学生不缴学费，由家长轮流给先生送三餐饭。可是小彬彬家里平时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哪有钱来“供饭”呢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小彬彬只能咽下痛苦的眼泪，难分难舍地告别了学堂和先生，由母亲托舅父介绍，前去给地主家放牛。日复一日，春去秋来，他一连放牛三年——在这放牛娃幼小的心灵里，早已装满了人生的苦难和辛酸。

江南水乡的景色是多么秀丽迷人哟！那一望无垠的蓝天

上，紫燕呢喃着来回疾飞，喜剪下朵朵云絮；那广袤富饶的山野里，黄莺鸣啾着展翅高翔，抒唱出声声欢歌。每当小彬彬骑在牛背上仰首远眺着这一切，心中总是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，幻想自己也能变成一只会唱歌的小鸟，脱离这充满不平 and 苦难的世道，飞向那尽是欢乐和幸福的仙境……

然而幻想毕竟难以成为现实，新的不幸又降临到了他的家。只因父亲农忙下田被淋了暴雨，原有的气喘病更严重了，身体愈加变得瘦弱，再也干不了重活。这样一来，全家重担就压在母亲一人身上。可是，“屋漏又遭连夜雨，船漏偏遇顶头风”——由于母亲一直起早摸黑地拼命干活，还外出去财主家做佣人，终于积劳成疾，腿上生了穿骨瘤疮，长期卧床不起。有时实在疼痛难熬，弄得夜不成眠，甚至在床上打滚呼唤。

从此，家中的生活就更为艰难，那活到七岁的妹妹和三岁的弟弟，由于连糠麸稀粥也往往吃不上，瘦得皮包骨头，好似草滩上枯黄的芦柴杆一样，最后都活活地饿死了。

一个寒风凛冽的阴雨天，突然有客人前来敲这草棚的门。

“谁呀？”彬彬娘在病床上问道。

“是我啊，嫂嫂！”

“哎，快请进来！”

原来是小彬彬的姑妈来了。她一直在上海一家小纺织厂做工，因听说彬彬娘病得很厉害，今天是特地赶来探望的。当她踏进门后，见到了这般情景，也禁不住珠泪盈眶，哽咽着说：

“嫂嫂，想不到你……”

“他姑妈呵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本来要想和你见见面。”

此刻，彬彬娘忍住了病痛，慢慢地从床上坐起来。她凝视

着姑妈慈祥和蔼的脸庞，就更坚定了自己心中早已盘算过的主意。

就在这时，小彬彬正好从地主家放牛回来。

“彬彬，来——快叫姑妈！”

“姑妈。”小彬彬揩了一下脸上的污泥，喜悦地叫着。

“乖，多好的孩子哟！”

姑妈把小彬彬拉到自己怀中，爱怜地抚摸着那又黄又瘦的脸颊。呵，已经是十二三岁的人了，可还长得非常矮小，显然是过度劳累和缺乏营养的缘故。

“姑妈，”彬彬娘悠悠地说，“我想，托付你一件事……”

“有话就说吧。”

“唉，看来，我是活不长的了，现在无力养彬彬这孩子，只能把这个家活下来的独苗，拜托给你。”

“嫂嫂，快别说得这么伤心，你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我这病，怕不会好了……”

“妈，你别说了！”小彬彬转身又扑到妈的怀里。

“我，唉，自己心中有数。”

“不不——哥哥呢？怎么没有在家……”

“他，借米去了。”

“呵，别太伤心，你的病能够治好……”

姑妈极力劝慰着，尽量想用语话岔开去。

“你听我说……请你把彬彬这孩子，带到上海去吧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姑妈呀，”彬彬娘两眼噙满泪花，有气无力地继续说道，“你譬如少个肚皮担担，千万要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他。这

样，我死了也眼闭了！”

“妈……”听到这话，小彬彬哭得更加伤心了。

“姑妈，我求求你！”

如今姑妈听罢这种肝肠欲断的言语，也顿时涕泪交加，泣不成声，不知怎么回答才好。

“你，行行好……”

“嗯，你放心！”

姑妈抽噎了好一会，终于点头答应了。

“彬彬，快，快去谢谢姑妈的救命之恩！”

“姑妈……”

小彬彬哭着向姑妈跪了下来，连叩了三个头。

“别，别这样！”姑妈忙上前搀扶着。

可是小彬彬只顾号啕大哭，一时悲伤得站都站不起来了。虽然他由于年龄还小，不懂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但这亲生骨肉离别时的痛苦，确实使他那充满梦幻的心灵，再也经受不住……

草棚外，寒风哀鸣，阴雨淅沥，似乎也不忍观看这等人间不平的惨景，而在低低地悲泣着。

后来，在姑妈领着小彬彬去上海不久，小彬彬的母亲——这个年仅三十三岁的善良妇女，就这样怀着满腔的哀怨，悲惨地离开了人世。

小彬彬那个身患重病的父亲，目睹着这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的凄惨现实，身心倍觉摧残和打击，只会悲叹自己的命苦，到第二年冬天，他也饮恨病死了。只因家中已仅剩他一人，结果死在床上一个星期，别人都未曾知道。待邻居发觉不见其人，

推门进去探望，才发现他早已死了。由于无钱料理丧事，邻居只得帮着用草棚的两扇门板，钉了口无盖棺材，才算将他拖埋入土。